

冯国仁

CAOYUANSHANG YOU ZUO XIAOWU

草原上有座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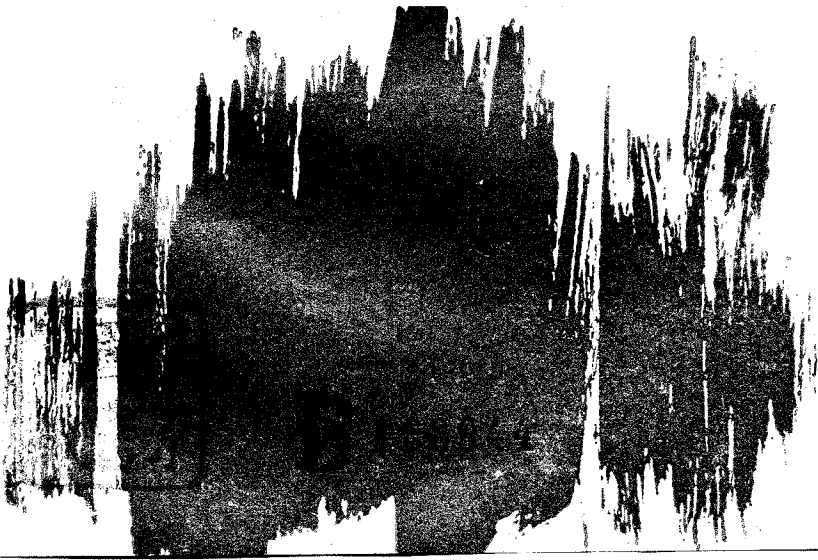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冯国仁

草原上有座小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继良

封面设计：张 恢

草原上有座小屋

冯国仁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500册

书号：10078·3497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青年牧草科研人员松楸扎布，长期扎根偏僻草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牧草改良的试验。总场党委书记额尔敦、分场副场长塞里夫等人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轻视技术，歧视知识分子，把松楸打成反革命。广大牧民和多数干部是支持草原改革的。松楸从他们身上获得力量和帮助。这个青年人还同时得到了两位姑娘的纯洁和真挚的爱，给他生活带来欢乐，当然也有烦恼。作品较好地塑造了牧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形象，全篇故事生动，情节曲折，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主要人物表

额尔敦巴雅尔 又名何宝喜。巨伦牧场的党委书记兼场长。

南妮日玛 额尔敦之妻，总场医院副院长。

冰棠琪琪格 额之长女，挤奶工。

普日布 额之长婿，巨伦牧场的党委副书记兼副场长。

荣棠琪琪格 额之次女，赛罕分场的会计。

包玉山 额之次婿，赛罕分场的代理支部书记。

海棠琪琪格 额之三女，草原技术室干部。

松棣扎布 海棠琪琪格的爱人，草原技术室主任。

塞里夫 海棠琪琪格的合法丈夫，赛罕分场代理场长。

申德 赛罕五队的队长兼指导员，劳动模范。

莎斯勒玛 申德之女，松棣扎布的未婚妻。

吉布京 五队的牧工，还俗喇嘛。

陶高 赛罕二队的指导员。

托德布 赛罕二队的队长。

吐库尔 二队的老牧工。

绰罗巴干 五队的拖拉机手。

二两巴图 二队的副队长，酒鬼。

水灵儿 二队女队长，荡妇。

贺希格 赛罕牧场的祝词家。

第 一 章

初春四月，祖国东北边境的巨伦草原，还是春寒料峭，阴一阵，晴一阵，难得有个好天气。可是近两天，天气突然转暖，似乎春神姗姗光临了。

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巨伦浩特市街路两旁的树梢头上微抹浅绿。给那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街头，增添了几分生气。

南妮日玛手拎一只沉甸甸的马蔺提兜，从副食品商店出来，坐进一辆草绿色的京吉普车。她放下手中的提兜，向小司机乌恩点点头。一阵马达声，小车就汇进车流里去。

汽车开上巨伦河的水泥长桥，南妮日玛透过车窗，看一眼刚刚解冻、滚滚北去的河水，和被推上岸边尚未融化的晶莹冰块，心中暗暗得意：

“老虎打盹的时候，野猫也能在树林里称霸，有这个主意，就会叫老头子今天听我的了。”

南妮日玛有一张白晰而又丰腴的脸颊，两条乌黑发亮

的垂肩辫子，再加上她那细眉秀眼，不甚肥胖的腰围，冷眼看去，也只是四十左右岁的妇女。如果再仔细地看两眼，就会发现她微微下垂的眼睑和眼角上的鱼尾纹。这表明，她已经不年轻了。

南妮日玛今天的提兜里是真够丰富多样了。里边装着瓶酒、蔬菜和调料，还有五、六听罐头。这是她跑了几个食品店采购来的。在全国尚未摆脱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她在苦心奔走，置办一席丰盛的家宴，要给她正逢六十本命年的丈夫祝寿。

南妮日玛的丈夫额尔敦巴雅尔是巨伦浩特市、巨伦草原被称为“人中鹰”的显赫人物。

巨伦浩特市约有二十多万人口，它是东北边境的一所重镇，也是边境草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巨伦浩特市因附近有一大淡水湖——巨伦海子而得名，方圆八百里的水面，就象一眼蓝宝石镶嵌在翡翠般的巨伦草原上。

解放后，国家为了屯垦戍边，在东北边境草原建立一些国营农牧场。巨伦牧场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下属五个分场，分布在八百里的巨伦湖边上。巨伦牧场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兼场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额尔敦巴雅尔。

额尔敦原是赛罕分场的一把手，前年被擢升总场的副场长，去年被提为党委副书记。接着原总场一把手调管理局，他今年就坐上了总场的第一把交椅。连升三级，原是人生的少有喜事，又加上正赶本命年，搞一次祝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共产党不兴做寿，老头子当然不能破例。南

妮日玛可不这么想。还是二女婿包玉山有主意，他说：

“那还不容易！老头子不高兴，就说家宴是为欢迎大姐夫老普准备的。”

老普叫普日布，是额尔敦的大女婿，最近由外盟调总场当党委副书记兼副场长。南妮日玛觉得有理，就暗暗地通知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今天一早就亲自跑到街上购置食品去了。

吉普车在南妮日玛家门前停下，她和小司机招呼一声，就提兜子下了车，掏出钥匙打开黑油大门。

这是一幢独门独户，一进三套间的红砖房。室内大玻璃窗，土暖器；四围墙壁是新抹上的油漆，上白下绿，显得宽敞，明亮。阳光斜照在红漆地板上，闪闪发光。

南妮日玛走进厨房，放下提兜，把买来的食品一件件陈列在木案上，然后扎上围裙开始捅火加煤，净手切菜。

南妮日玛正高高兴兴地置办菜肴的时候，房门突然响了，走进来二女儿荣棠琪琪格和二女婿包玉山。

荣棠有一张酷似额吉^①的白晰、俊秀的脸蛋，但是她比额吉矮半头，又加上即将临产的体形，显得更矮了。今天她扎了一条驼色头巾，穿了件藕荷色袍子，怀着孕的腹部使袍襟高高隆起。她虽然一脸笑意，但眼神却隐藏着一种忧郁和委屈。二女婿包玉山头戴棕色前进帽，身穿亮灰卡其袍，脚下一双乌亮高腰马靴，腰扎墨绿色绸带，显得风流倜傥。他仪容并不漂亮，脸形稍长，下巴微向前翘，苍白的脸上肌肉，

① 额吉：蒙语，即妈妈。

过早地松弛下垂着。两只很大的豹子眼，却黯淡无光，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生活是放纵无度的。此时他笑容可掬地手捧一个扁扁的蓝缎子包裹，送到南妮日玛面前说：

“额吉，这是我和荣棠对阿爸寿辰的一点心意！”

南妮日玛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过包裹说：

“想不到你们道远的，反倒先来了。老大两口子还没影。真是，还想让我去请才能来？”

“人家是党委副书记，怎么也得端点架子呀！”包玉山笑了笑，故意附和说。

“老包！你怎能这样说话，叫姐姐、姐夫听见多不好。”荣棠瞪了丈夫一眼说。

南妮日玛打开包裹，见里边是两个“万”字绣花坐垫，绣工非常精巧。她满意地笑了笑，放在柜橱上，又低声问荣棠：

“老二，这几天没出事吧？我黑天白夜惦记呀！”

“还好，我尽力忍着不生气就是。”荣棠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悄声回说。

老二两口子感情不和，经常打得死去活来。南妮日玛担心女儿的身孕，总是提心吊胆的。娘儿俩说着话进了厨房。起居室留下包玉山一人，他只好坐在那里百般无聊地喷吐烟圈。

房门再响时，包玉山以为是老书记回来了，忙跳起来去开门迎接。但迎面进来的却是老大冰棠琪琪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冰棠是额尔敦前妻女儿，看上去比南妮日玛还老相。她脸色苍白，脸膛瘦削，两边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她过早地剃

光了前额^①，打了两条垂肩小辫，再加一身深蓝色蚕绸袍子，褪旧的橘黄腰带，更使她显得寒酸、苍老。其实她比后母要小十多岁呢。但她身后的丈夫却是器宇昂轩。普日布中等个，红润脸膛，淡眉毛黄眼珠，下巴胡髭刮得光光的。他头戴青哗叽制帽，身穿藏蓝色袍子，腰扎青绸带子。显得精干、利落、威严。

包玉山一见大连襟，马上满脸堆笑，往起居室让客，普日布也含笑和他握手寒暄，冰棠手里捧个帽盒，又从普日布手里拿过一条红亮手杖，一齐送到从厨房走出来的后母面前，歉意地说：

“我们来晚了，这是老普调来前，知道阿爸腿脚不利索，做了这样一条手杖，今天趁阿爸寿辰一块送来。”

南妮日玛一边和普日布打招呼，一边接过帽盒揭开看，里边是顶青呢前进帽。心里嫌礼轻，不甚高兴，但脸上仍是堆着笑，嘴里说着客气话，顺手放到柜橱上。她对额尔敦前妻的女儿并不喜欢，但她不敢怠慢大女婿。普日布在党委里是和老头子平起平坐的。于是她故作喜爱地抱起外孙女斯日古楞亲了亲，把大家让进起居室。

冰棠、荣棠一齐进厨房去帮厨。南妮日玛一下子想起老三海棠琪琪格，她忙揩了揩手，跑出来问：

“玉山！老三怎么没和你们一块回来？”

包玉山抛开正和他谈天的大连襟回说：

① 剃前额是草原上的一种习俗，岁数稍大的妇女，要在前额剃去一圈头发。

“她昨天就去邻场参加她同学的婚礼去了，不过我临出来时候，已经给乌兰托格牧场打了电话。放心吧，一会儿准会回来。”

三女儿没有及时赶回来。南妮日玛暗暗有些焦急。刚才的愉快心情，罩上一层薄薄的阴影。

南妮日玛在两个女儿的帮助下，排好桌椅，摆上碗筷。把四个冷盘端上之后，又用铜托盘端上一个铜制的大火锅放在当中。一盘盘切得薄薄的鲜红色羊肉片，一碗碗翠绿色韭菜花，姜黄色芥末粉，乳黄色芝麻酱，棕红色的虾油和腐乳，团团围着金光闪闪的锅子，如同众星捧月一般。

涮羊肉是额尔敦最欢喜的食物，他的理论是：涮羊肉既好吃又讲究。既继承了吃羊肉的民族传统习惯，又较手扒肉有精美的发展。火锅摆好之后，包玉山迫不急待地把两瓶巨伦大曲和一瓶茅台酒启了封，并自己先斟了一杯茅台酒。他酒到唇边才想起让大连襟。普日布摆手推辞了。他贪婪地一口啮进肚里。

南妮日玛已经往锅子里加了三次木炭，不仅老三海棠没有回来，就是今天家宴的主角——额尔敦巴雅尔本人也没有回来。南妮日玛焦急地对二女婿说：

“快去办公室找你阿爸，就说家里有客人等他。不知又被哪个没脸的纠缠住了，不找是不会回来的。”

包玉山喝得正上劲，丢不下酒瓶子，想找话推托，额尔敦巴雅尔拄着手杖，笃笃点地走进来了。老头儿身上沾满了白花花雪片，老伴、女儿一齐跑过来替他打扫。老书记

感慨地说：

“我看这场春雪不该下了，下多了，手扒肉又困难啦！”

“怎么？昨晚天气预报没有雪呀！”两个女儿一齐说。

“我们这里气象预报误事时候多着呢？”额尔敦愤愤地说，“牧工给他们都编成顺口溜。什么没风七级风，没雪下尺半。”

“老额！生气也没有用。”南妮日玛劝说丈夫，“就等你一个人了，他们哥俩早就来了。”

这时普日布和包玉山走出来，把老书记搀进起居室，在桌前正中坐下。他摘去头上的帽子，露出光光的秃顶。

额尔敦虽然年逾花甲，但精力甚是旺盛。白晰又肥胖的方脸，经常刮得光光的；双眼矍铄有神；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只是近几年过份的发福，使他体形有些臃肿，眼睑和下颏都垂着大小不等的肉囊。肚子象一座小山横挂在那顾壮的躯体上，那身青呢中山装，似乎随时都有爆裂的危险。他的右腿微跛，那是战争带给他的光荣标志。

额尔敦巴雅尔见女儿女婿们到来，甚是兴奋，眯起肿泡眼打趣老伴说：

“老南呀！你真有两手，象变魔术一样搞了这么一大桌子，要开洋荤啦？！”

被老头一夸奖，南妮日玛也高兴起来，她觑着俊秀的眼睛故意卖关子说：

“哎呀老额，你真叫工作缠糊涂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也不记得啦？”

“哦喏！什么日子这么重要？”额尔敦拍着自己秃顶沉

吟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真忘了，是我六十本命年。不过老南，咱们带这个头可不好！”

包玉山见老丈人一脸正色认真起来，忙插嘴上来说：

“阿爸，这是家庆宴，关起门来，全家高兴高兴算得了什么！再说咱们老普刚来走马上任，就算接接风，该也是使得的吧！”

额尔敦听包玉山这么说，又觉着已经摆开了这么个局面，不再多说，脸色也缓和过来了。

“家里自己祝祝寿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说道多的是。”南妮日玛见过了这关，胆壮起来。她又转过脸对大女婿讨好说：“要光是你本命年我才不管呢！普日布刚来上班，咱们全家人也应该高高兴兴地团聚一下呀！”

“应该，应该。南妮日玛你真是咱们家的好管家，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要选家务模范我举双手。”额尔敦端起酒杯，啣了一口，起劲地逗起老伴来了。

“老额！你看你越说越远了……”南妮日玛竟象年轻姑娘那样赧红了脸。

额尔敦换上老伴亲手做的团花青缎袍，戴上大女儿女婿送的前进帽，坐在二女儿女婿送的绣垫上。听说那根红亮榆木手杖是普日布亲手做的，也一把抓在手里。于是四个女儿女婿一齐上前敬酒祝寿。那个男孩阿木古郎在姨夫的唆使下，竟跪在地上磕起响头。六岁的斯日古楞也逗人喜爱地跪在后边，被姥爷一把抓起抱在怀里，亲得她咯咯地笑个不停。

要入席了，额尔敦突然发现三女儿不在身边。当他听

说小女儿去了乌兰托格牧场，老书记有些不安地说：

“可怜的老三，最好别遇见大风雪呀！”

包玉山抓起电话挂通乌兰托格牧场，那边说海棠已经走半天了，估计早已过了罕山。

老三没回来，大家有些扫兴，但还是排开席位开始了家宴。额尔敦正坐居中，南妮日玛并坐相陪。左手是大女婿普日布，大女儿冰棠；右手是二女婿包玉山，二女儿荣棠。阿木古郎和斯日古楞被安排在一张小餐桌上。

普日布斟了一杯茅台酒，高举着送到岳父面前说：

“阿爸！人说蒙古包搭在高崖下不受风寒，搭在岗顶上不怕蚊虻。您是我的老领导，跟您在一起工作，我真高兴。请您多指教，有毛病多批评。”

额尔敦接过杯来一饮而尽，然后举箸在沸滚的铜锅里夹出一些肉片送到嘴里，边吃边说：

“普日布，在家里我们是两辈人，你尊敬我我明白。可是组织上我们是党委的正副班长，你就不能再客客气气了。”

三杯美酒落肚之后，额尔敦的脸色红润起来，话也多了。他望了望这个女婿，又望了望那个女婿，忽然哈哈地笑着说：

“发令我是总场一把手那天，我就去管理局找达胡巴雅尔。我说：‘老达，千里马也有挪不动腿的一天，你们把掉牙老马套进辕子太不象话了，给我一个好助手吧，省得我爬蛋那天，把车误在半道上。’他说：‘行，你等着瞧吧。’好容易盼到调令，一看是普日布，我真慌了。又去找老达。我说：‘你们管理局是怎么搞的？把我的女婿和我调到一块，还怎么

工作啊?’你猜达胡巴雅尔说什么?他说:‘那个快骏马是你的女婿,我们当然知道。可是党章又没规定丈人女婿不许一块工作这一条。我们是按干部条件、工作需要定的普日布,既然是你女婿,就更应该好好合作,你跑来跟我捣什么乱?’老家伙!他来个倒打一耙!普日布,你来了也好,你要多挑点担子。玉山!你姐夫可是见过硬仗的人,你多学他点。不能每天都泡在酒缸里了。”

“老普调来我很高兴,我一定学他的样子去工作。亲属在一起总比别人有照应。阿爸早就想找个接班人,这回算是找到了,哈哈!”包玉山奉迎着说,一扬脖又是一杯茅台,喝得有滋有味。

“玉山说的是真话,雄狮也有困觉的时候,我离交班时间不远了。”额尔敦小口呷着酒说,“眼下我不能交呵!这三年连着自然灾害,场子里牲畜头数下降很厉害。我不能象别人那样拍拍屁股就走,我要把场子搞上去。”

“话又说回来,我要倒退十年我会把场子搞出个样子来,美酒总有吃尽的时候,岁数不饶人哪……我遗憾的是……”

老书记有了一些酒意,越说越感慨,越动感情,最后还掉下几滴眼泪。

就象在平静的湖面上投进一块石子,全桌人都慌了,小餐桌上两个孩子也停下筷箸发楞。

“阿爸!今天是您的喜庆日子,千万不要伤心。人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和普日布还不顶你一个儿子吗?将来海棠再结婚,您跟前就有儿孙一大堆……”包玉山劝道。

包玉山自以为最懂岳父的心事，但他的话却触痛了岳母的心病。南妮日玛被刺激得受不住了，用手帕捂住嘴向厨房跑去。

冰棠、荣棠一齐跟进去。南妮日玛面向墙隅，边哭边絮叨：

“老天爷！为什么叫我只生姑娘不生小子？马鞭子再长也不顶套马杆用，对人亏心一辈子呀……”

南妮日玛原是伪兴安总省某医院的一个漂亮的护士长，由于她爱上了这个奴隶出身的准尉驯马师额尔敦巴雅尔，就跟随他几经沧桑来到巨伦草原。她虽然是总场医院的业务副院长，但因自身多病，加上要照顾好年事已高的老丈夫，就当上了社会上讽刺的那种“五二九”干部^①。她对额尔敦的照料是无微不至的，但老夫妻经常发生小磨擦。原因之一，就是额尔敦多年希望膝前有个儿子。没有料到，老头子会在今天家宴桌上把这件事当着女儿、女婿们抖搂出来，她当然受不住了。

额尔敦对自己的失态有些懊悔，酒也不喝了，把牡丹烟屁股一根根接起来。普日布对作为党委书记的岳父这种感情的流露，感到惊讶，楞楞地坐在那里抽起烟斗，不知该怎么办好。只有包玉山表现活跃，他尽力东拉西扯发议论，想扭转这种僵冷的局面。

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总场的通讯员神色紧张地跑进来，把一份气象报告单小心地放在

^① 指长病假者，在五个月零二十九天时，上一天班，这样做工资不打折扣。

老书记面前。额尔敦因为心情不快，随手推给了左手的普日布。普日布用烟斗点着报告单字行，念道：

“大风雪降温警报。由于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我盟一两天内将有一场大风雪，望各旗、各农牧场作好抗雪保育准备，随时注意气象预报。”

宴桌上的气氛紧张起来，额尔敦接过报告单看了下，立刻抓起电话，给办公室布置了两件事：一，通知汽车运输队把救灾物资装车，随时准备出发；二，召开各分场紧急电话会议，布置抗雪保育。

南妮日玛听说有风雪，忘记了刚才的龃龉，慌张跑进来嚷道：

“老额！光知道你的羊呀牛呀的，老三到现在没回来，怎么也不问一声？”

“是呀，可怜的海棠，可别遇上大风雪。”

额尔敦又给办公室挂电话，让他们派小车顺着去赛罕路迎一下海棠琪琪格。

普日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告辞说：

“阿爸！我想下去看看，风雪时候和牧工在一块，更容易熟悉情况。”

“那怎么行？一会儿电话会上我想让你亮亮相呢！”额尔敦面呈难色地说。

“那个以后再说吧！”普日布坚持要走。

普日布一走，包玉山不好意思再喝下去，尽管那几瓶名酒对他有无穷的吸引力，还是强捺下喉咙里酒虫的骚动，站起身告辞岳父，紧跟大连襟后边坐进小车。